

教育部 97 年度人文社會學科學術強化創新計畫

【「正史纂修」取向下的《史通》經典課程】

年度成果總報告

補助單位：教育部

計畫類別：經典研讀課程

執行單位：佛光大學歷史系

計畫主持人：李紀祥

執行期程：民 97.08.01～民 98.01.31

日期：中華民國 98 年 2 月 20 日

教育部 97 年度人文社會學科學術強化創新計畫

年度成果總報告

目 次

1. 計畫名稱	2
2. 計畫目標	2
3. 導讀	3
4. 研讀成果	14
5. 議題探討結論	20
6. 目標達成情況與自評	35
7. 執行過程遭遇之困難	39
8. 經費運用情形	41
9. 改進建議	41
10. 統計表	42

一、計畫名稱：

「正史纂修」取向下的《史通》經典課程

二、計畫目標：

根據目前全國歷史系的開課名稱看來，目前各大學歷史系課程中，採取以經典作為課程核心的比例，似顯無多。位佔多數的斷代史與專史課程，業已說明經典在課程教學中多侷為點綴之意。本之於此，如何以經典為訴求？並且重新開啓學生對於中國傳統史學經典的興趣，則是本課程的重要立意。

修史意識的培養，是否應具體落實於歷史系的課程教學中？培養歷史系學生的專業訓練中，為何「修史」課題一直未受重視？「修史」能否或應否作為歷史系學生的專業技能？本課程目標之宗旨即擬由「正史纂修」為主題，以《史通》作為課程教授之核心，期能藉由《史通》內文中對於史官修史之批評與分析，來重新認識中國史學傳統。

一般而言，歷史系學生的學習過程中，對於中國傳統史學的修史課題，多半難有深入追問何為史官修史，並且對史官筆法，加以重新問題化的思考意識。究其原因，或與開課課程的設計有關。無論從斷代史教學或是史學史課程的訓練中，一般均少有從歷史書寫的角度，來進一步培養學生關注修史意識，特別是從修史的思維來面對中國古代史書所具有的經典價值。基於斷代史及史學史課程的架構，學生的學習面向，多半著重於以閱讀史料的心態來認識史官修史的成品。筆者以為，此固然是培養歷史學科學生的基礎能力，卻往往忽略了從史官執筆的角度，來反思我們所認識的「歷史」，是如何透過史官而列記下來？史官執筆之精神，諸如「如實直書」，又是如何通過史官的主體性而得以實踐？換言之，史官下筆刪削與過去歷史之間，究竟隱藏著怎樣的歷史思考與歷史認識問題？面對此一古代史官的「專業化」議題，是否可謂是一提醒吾等從事歷史教學的工作者，重新引導學生閱讀傳統重要史籍的時機來臨？

前述所言，乃是基於筆者過去開設「中國史學名著」與「中國史學史」的經驗而來。為了突破「斷代史」以及「史料」思維的局限，並啟發學生從原典中嘗試去

挖掘史官面對修史課題的心態，如何潛藏在文字肌理之中，而形成一貫串中國傳統史學的特定脈絡。是故，本課程乃由「正史纂修」作為核心宗旨，以唐代劉知幾所撰寫的，被譽為是中國第一部史學批評專著的《史通》，作為本學期的聚焦所在。透過認識劉知幾的史學批判眼光，來對應以「正史纂修」為宗旨的設計，此一課程的規劃，除了可供修課學生與史學史課程接軌，同時又能促使學生開闊史書纂修之眼界，從而深入到傳統中國史官修史的世界，通過此一課程的修讀後有助於歷史系學生充實其對中國傳統史學之視野。筆者以為歷史系課程的設計，若能加強並深化經典的教育與研讀訓練，當有助於發揚歷史學在當代的專業化根基。有鑑於此，本課程「正史纂修」取向下的《史通》經典課程之目的，即為了培養歷史學系學生在今日所應具備的修史眼光／技能而開設。以《史通》為開端的目的在於《史通》一書中多舉有《史記》、《漢書》、《後漢書》...等等的評論，有助於學生從中開拓史學批評的眼光。

期能於日後秉持著「正史纂修」的宗旨，繼續挑選重要之中國史學經典著作，進一步規劃成系列課程的走向，並配合教學網站之使用，使歷史系學生，無論是本校或他校，皆能共享深入經典之樂趣。

三、導讀（本課程之立意、版本、導讀進程說明）：

《史通》，一部成書於八世紀（西元710年）的著作，其流傳的身世本身，業已觸動了不同時代讀者的敏銳眼光，特別是經歷了明清以來諸家的註釋，更加奠定其不朽的史學地位。舉例而言，從明代李維楨《史通評釋》、王惟儉《史通訓詁》，清代的黃叔琳《史通訓詁補》、浦起龍的《史通通釋》，乃至於到了近人以《史通》為主所開展出的研究成果，《史通》作為一門經典的學問，更印證了此書可供一讀再讀的魅力，值得細加品味。是故，《史通》一書所象徵的經典價值有二，其一，劉知幾的史學洞見，不啻可說是一本古代史學寫作的「指導手冊」；其次，全書駢文對句的語法，更是有助於今日歷史系大學部學生，強化駢體文的閱讀與思考訓練。倘若說今日歷史系學生在學習歷程中，缺乏大力閱讀經典的機會，那麼本課程將是培養學生精讀原典的最佳時機。

另外，本課程以精讀史學經典為前提下，跟隨劉知幾的史學思維，一同探索《史記》、《漢書》的筆法，經由主讀人的帶領下，讓學生得以重新關注修史與寫史議題的重要性。解析劉氏語彙之思想，以求釐清史書經典中的層次性問題，包括史書中的文字、敘事、剪裁、結構、體例…等，使修習本課程之學生，得以藉由此一機會，優入於中國傳統史書經典而有所得。

（一）中國第一本史學批評專著《史通》

培養大學部學生精讀原典與深入原典的能力，乃是本課程之所以開設的重要規畫之一。一般而言，歷史系學生多被鼓勵大量吸收今人研究成果，並間以閱讀少數名篇。一學期乃至一學年下來，真正深入原典的機會不能算多以外，學生是否能掌握讀原典的意涵，恐亦不明所以，更遑論由後設的角度來反思，過去傳統史官下筆之際，如何擺盪於所謂的「歷史真實」與「歷史書寫」之間？身為史官的職責，又該具備怎樣的調和與取舍功力？職是，本課程從前置作業階段到課程開始的兩週內，即已透過課堂的介紹，以及本系固定於星期三晚間的《史記》讀書會，來宣傳並鼓勵大學生多多接觸《史通》此一經典專著。劉知幾憑藉著其對史書纂修的獨到眼界提出精闢論證，諸如其對《史記》、《漢書》、《後漢書》…等等的評論足使吾人從中認識古人讀史書之觀點與方法。因此，進入《史通》的文字世界，其實也就意味著開始踏入中國史學發展脈絡之中，包括民國學人眼中深受重視的清人章學誠，其史學意識更是有意與劉氏的《史通》中的史學批評相抗衡。

電子資源豐富的情況，固然有利於學術推動，但是，卻也導致一般歷史系學生與古書版本之間產生疏離的狀態。為了加深修課學生對於《史通》的認識，並協助同學從版本來深入《史通》流傳史的脈絡之中，筆者擬隨著課程進度安排下，讓同學有接觸並比較《史通》不同版本的機會。本課程的設計重點之一，即是透過主讀人、教學助理以及教學網站的三層互動下，讓數位化電子資源，搭配中國古籍閱讀，二者呈現相輔相成的關係，以便學生可以自由的掌握並探索原典的世界。以下是本課程上課所使用的《史通》幾種主要版本，以及近人研究介紹，並提供學生使用電子資源、資料庫的搜尋途徑。

《史通》（《四部叢刊》本）

史通二十卷

四部叢刊史部

史通卷第一

內篇

自古帝王編述文籍史言之備矣古往今來質
 文遞變諸史之作不恒厥體推而為論其流有
 六一曰尚書家二曰春秋宓

八曰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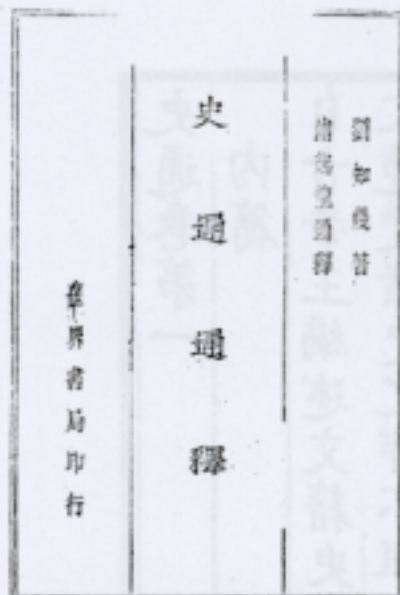
八古且

四起始

上海涵芬樓影印明萬曆刊本又據孫潛夫顧千里校本作劉記原書板匡高營造尺六寸三分寬四寸四分

清·浦起龍·《史通通釋》

(世界書局版) → 本課程主要依據之版本



史通通釋 卷一 史略

長安二年秋八月廿七日... (text continues)

史通通釋卷一

自古史編述文辭... (text continues)

六代... (text continues)

史通通釋卷一

自古史編述文辭... (text continues)

六代... (text continues)

史通通釋卷一

自古史編述文辭... (text continues)

六代... (text continues)

史通通釋卷一

自古史編述文辭... (text continues)

六代... (text continues)

史通通釋卷一

自古史編述文辭... (text continu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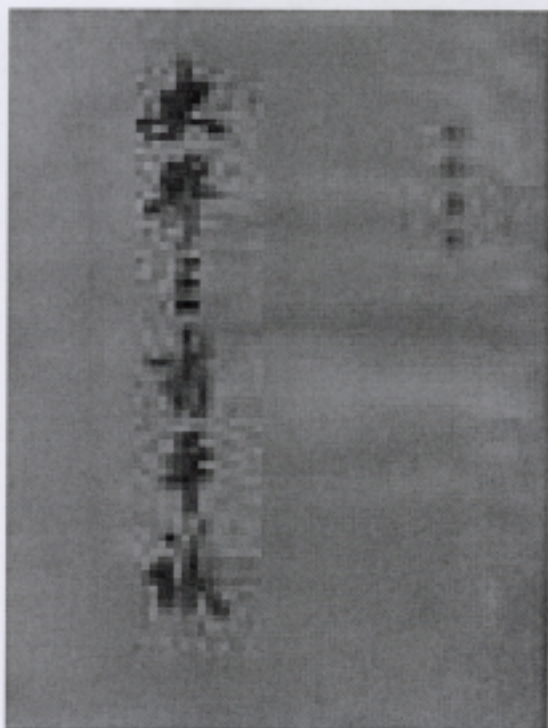
六代... (text continues)

史通通釋卷一

自古史編述文辭... (text continues)

六代... (text continues)

張舜徽，〈史通三書平議〉



史通平議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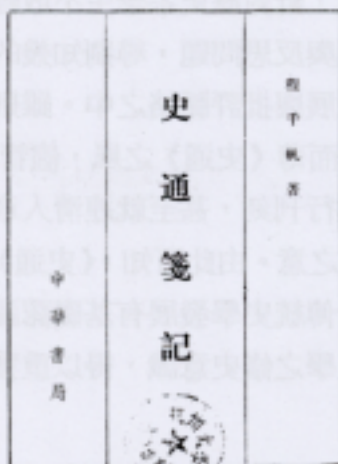
內篇

六家第一

自古帝王編述文籍，外篇之體矣。古往今來，其文雖殊，其史之出，不復變體。唯其為論，其後有六，一曰尚書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傳家，四曰國朝家，五曰史記家，六曰漢書家。

六家第一 自古帝王編述文籍，外篇之體矣。古往今來，其文雖殊，其史之出，不復變體。唯其為論，其後有六，一曰尚書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傳家，四曰國朝家，五曰史記家，六曰漢書家。

程千帆，〈史通箋記〉



自古帝王編述文籍，外篇之體矣。

六家第一

自古帝王編述文籍，外篇之體矣。古往今來，其文雖殊，其史之出，不復變體。唯其為論，其後有六，一曰尚書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傳家，四曰國朝家，五曰史記家，六曰漢書家。

程千帆

呂思勉，〈史通評〉

《經學書三說》· 卷終



史通評

內篇

六家第一

六家二體者，乃劉氏論正史之作也。其本原固屬史學，高才十部，不能無史與不與之分。其所以與史通者，一時代之學者，有所謂史學高才，則以其史學之專也。劉氏其高才也。二體，則劉氏其六家中之專也。可於此見其專也。其所以與史通者，一時代之學者，有所謂史學高才，則以其史學之專也。劉氏其高才也。二體，則劉氏其六家中之專也。可於此見其專也。

六家二體者，乃劉氏論正史之作也。其本原固屬史學，高才十部，不能無史與不與之分。其所以與史通者，一時代之學者，有所謂史學高才，則以其史學之專也。劉氏其高才也。二體，則劉氏其六家中之專也。可於此見其專也。

一

總而言之，秉於學術強化、創新精神，本課程以《史通》一書開啓「正史纂修」的主題式探論，經導讀者依據教學需求，挑選《史通》中適當之篇章，期能讓學生重新認識中國史書經典中，所具有的纂修筆法。為避免流於理論式的陳述，課程進行中將會依照上課之需求，另行搭配其他重要之史書經典之作，舉例而言，劉知幾在《史通》中，針對歷史系學生不敢輕忽之《史記》、《漢書》、《後漢書》...等，提出重要的批判與反思問題，尋劉知幾的眼光深入中國史書原典後，其實也就開始踏入中國史學發展與批評脈絡之中。雖則，自二十世紀以來，學界討論多有厚章學誠《文史通義》而薄《史通》之風，儘管如此，《史通》之不可忽視，仍可見諸於明代對《史通》大行刊刻，甚至就連清人章學誠寫作《文史通義》一書，仍見其文欲與《史通》相抗之意。由此可知，《史通》之價值歷久不衰。歷史系學生接受史學史必修課程，對於傳統史學發展有基礎認識之後，應繼續導引至有關修史意識的問題，使中國傳統史學之修史意識，得以重獲討論與重視，從而開啓承繼與創中國新史學之未來。

(二) 導讀與分析《史通》的進程

本課程之初始，在於奠定學生對於《史通》的基礎認識，包括近代以來《史通》研究情形的回顧與介紹，以利學生建立尋找閱讀視點的開始；另外，簡析《史通》全書的結構，並規劃導讀篇章及學生心得與作業分配。

研讀過程強調的學習，包含字句校讀《史通》，其中的作業要求之一，是學生必須通過抄寫的方式進行。隨著閱讀習慣的培養，以及課堂的發問交流，增進學生接觸駢體文及閱讀原典之耐心。通過心得習作與報告的討論，有助於學生省視自己的學習狀態，特別是在深入原典過程中，能否從駢文體裁，去挖掘「史官執筆」之史識？除了刺激新的想法之外，深入原典亦見培養認識版本的眼光。

研讀序次	研讀日期 (年月日)	主讀人	研讀內容 (書目章節或篇次)	討論議題
1	97.9.16	李紀祥/ 王信凱	簡析《史通》全書結構及本學期課程預定研讀之篇章	《史通》作為經典的價值何在？
2	97.9.23	李紀祥/ 王信凱	知人論世—史家如何書寫自我？ 《史通·自敘》 (一)	從近人《史通》研究情形中認識學界所關注《史通》的面向，並尋找自己的閱讀視點；其次，從劉知幾對於史官身份寫作的認知談起。

3	97. 9. 30	李紀祥/ 王信凱	知人論世－史家如何 書寫自我？ 《史通·自敘》 (二)	從劉知幾對於史 官身份寫作的認知談起。
4	97. 10. 7	李紀祥/ 王信凱	知人論世－史家如何 書寫自我？ 《史通·自敘》 (三)	學生作業心得分組討論 (搭配教學網站)
5	97. 10. 14	李紀祥/ 王信凱	知人論世－史家如何 書寫自我？ 《史通·自敘》 (四)	學生作業心得分組討論 (搭配教學網站)
6	97. 10. 21	李紀祥/ 王信凱	《史通》版本介紹	從版本加深學生對於 《史通》的認識
7	97. 10. 28	李紀祥/ 王信凱	「敘書」與「敘人」 《史通·序傳》 (一)	研讀劉知幾在〈自敘〉 篇中論及自我的寫作歷 程及期許後，本週將從序 傳內之時間結構，討論當 史官欲於史書中述及先 世時，有何限制？

8	97.11.4	李紀祥/ 王信凱	「敘書」與「敘人」 《史通·序傳》 (二)	劉氏以「隱己之短，稱其所長，斯言不謬，即為實錄」一語改概括之，至於如何「隱」？如何「稱」？則是今天討論主題。
9	97.11.11	李紀祥/ 王信凱	「敘書」與「敘人」 《史通·序傳》 (三)	學生作業心得分組討論 (搭配教學網站)
10	97.11.18	李紀祥/ 王信凱	「敘書」與「敘人」 《史通·序傳》 (四)	學生作業心得分組討論 (搭配教學網站)
11	97.11.25	李紀祥/ 王信凱	認識史書體例源流 〈六家〉 (一)	浦起龍曾評之：「二體兩字，貫徹全書，網維群史」。接受從「家」到「體」的論述，今天的討論，設定將從本篇追問劉氏如何將使書之發展凝結成一套史體論？
12	97.12.2	李紀祥/ 王信凱	認識史書體例源流 〈六家〉 (二)	解析如何從史體論回溯分「家」的概念。並引導到中國史書撰寫最重要之二體「編年」與「紀傳」。
13	97.12.9	李紀祥/ 王信凱	認識史書體例源流 〈六家〉 (三)	學生作業分組討論 (搭配教學網站)

14	97.12.16	李紀祥/ 王信凱	認識史書體例源流 〈六家〉 (四)	學生作業分組討論 (搭配教學網站)
15	97.12.23	李紀祥/ 王信凱	近代以來《史通》的 研究情況介紹	搭配電子資源的使用
16	97.12.30	李紀祥/ 王信凱	從〈二體〉看《史記》 (一)	邀請本系參與《史記》讀 書會的同學，一同來討論 劉知幾的觀點
17	97.1.6	李紀祥/ 王信凱	從〈二體〉看《史記》 (二)	從修史角度反思史書體 例
18	97.1.13	李紀祥/ 王信凱	期末分享	回顧並檢討本學期課程 並繳交期末報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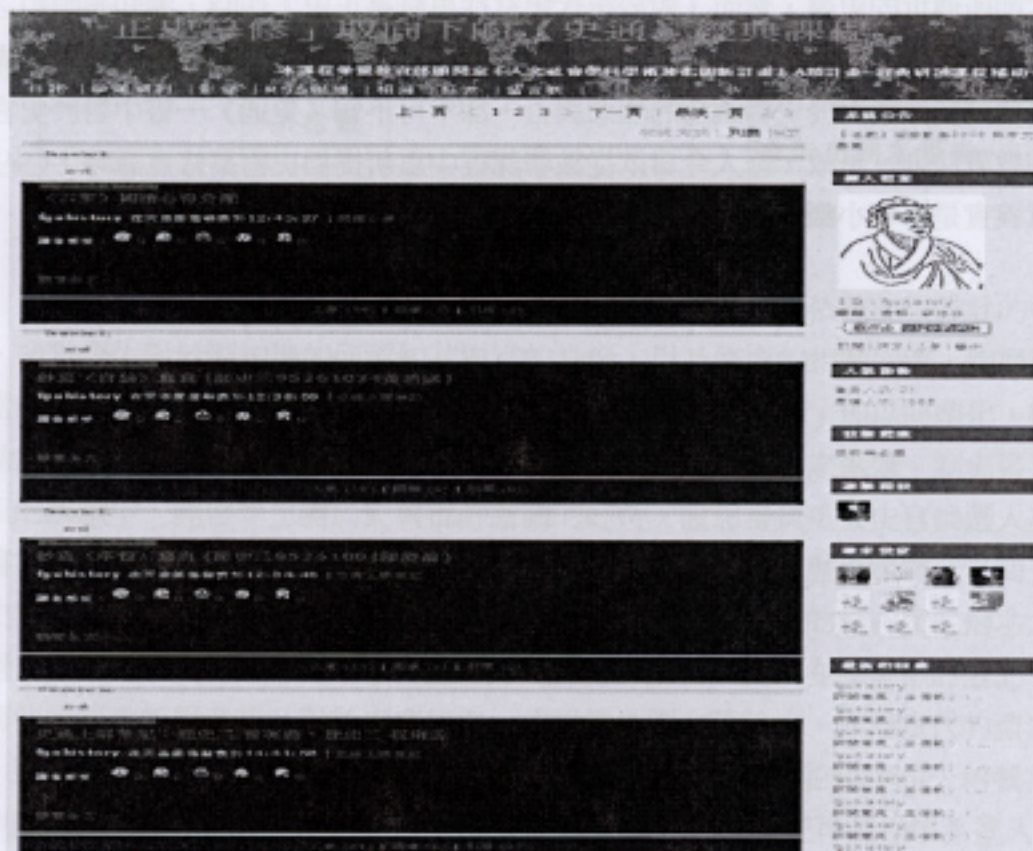
自開學以來，本課程共計十八次，研讀進度如上表所示。依照課程設計的引導下，多數學生對於劉知幾如何認知其史官的身份，以及修史的相關問題，均展現出相當的求知興趣。本之於此一課程目標，主讀人從「史官執筆」加以問題化，從而有助於學生去開展認識傳統歷史書寫的要項，尤其是透過史官之執筆，到史書纂修過程的解讀中，開啓學生對於史書批評意識的好奇。設想身負重要史官候選人身份的書寫者，在下筆之際，如何擺盪於所謂的「歷史事實」與「歷史書寫」之間？身為史官的職責，除了不偏不倚的實錄認知之外，又該具備怎樣的調和與取捨功力？從過去史家纂修史書的經驗中，哪些部分是值得加以特別提出在課堂中討論的？又有哪些必須重新思考的？對於史官修史，或說是史體之評論中，作為當代的讀史之人，又能吸取怎樣的知識與經驗？而這些知識與經驗又會怎樣協助學生，培養其承續中國史學精神之使命？總的而言，《史通》在當代的重要性，正可謂是學生進入「正史纂修」課題的基本指導手冊。

基於上述所言可知，透過主讀者將「史官執筆」一事重新加以問題化之後，隨之而來的將是考驗學生閱讀史書的能力。特別是當學生開始進入一字一句研讀《史通》的階段後，多半會經歷閱讀挫折，但隨著閱讀習慣的培養，以及上課時學生之間的經驗交流，多使學生逐漸培養閱讀駢體文之自信心，並開始進行自我評估，也就是自己在閱讀《史通》篇章時，究竟是停留在表層文字的說明而已？還是能從文字的編排中逐步透析史家運筆之史識？因此，課程中有多次學生心得的分組報告，目的即是訓練學生從閱讀培養書寫的敏感度。

最後一次上課的心得分享中，許多同學均反應出對劉知幾《史通》一書的想法，其中，特別針對劉知幾對史書與史體的精闢見解，卻落入「工訶古人」之評，引發同學熱烈討論。最後歸結的意見是，此書對於後代史官所發揮的指導作用是無從抹去的。無怪乎清人浦起龍作《史通通釋》一書，特別強調此書實為歷代史家「陰奉其戒」的史學著作。由是可知，《史通》固然是評論唐代之前從《春秋》以降，歷漢至六朝所傳世的史書，然而，對於後代史官從事修纂正史工作時，劉知幾眼中之史書無論是體例，或是記人書事的切要評論，皆提供了重要的參照與見解。職是之故，無論贊同劉知幾對於史書撰寫的理念與否，卻不可不知《史通》一書中對於史官修史的教戰法則。是故，吾人今日欲從教學課程中重新提倡史書纂修意識時，《史通》之意義實是不容小覷。

四、研讀成果：

參照前文所列之每週執行進度表可知，本課程以《史通》為主，研讀方法與課程運作模式，主要是依照修史筆法的設計下，選介《史通》中相關之重要篇章，課程內容強調以議題的方式來引導學生進入文章中，期能從中引發學生對於修史課題的興趣。研讀方法除了根據選列之《史通》篇章，進行問題式的分解細讀外；爲了讓學生進一步接觸，且認識劉知幾評論史書所依據的關鍵何在，故原則上每次主題的分配均以三週爲原則。由於考慮到學生均是首度接觸到《史通》，故會依照學生的反應與需求進行調整。雖最後落實的進度，有異於原先預期的規劃，重要的是，課程之目的：一方面在於師生共同面對閱讀過程中所遭遇與發現的難題；另一方面，讓學生能透過此一經典課程中，掌握到劉知幾的史學洞見。這樣的目標則相當需要



課堂上的鼓勵與啓發，並[運用教學網站記錄學習之歷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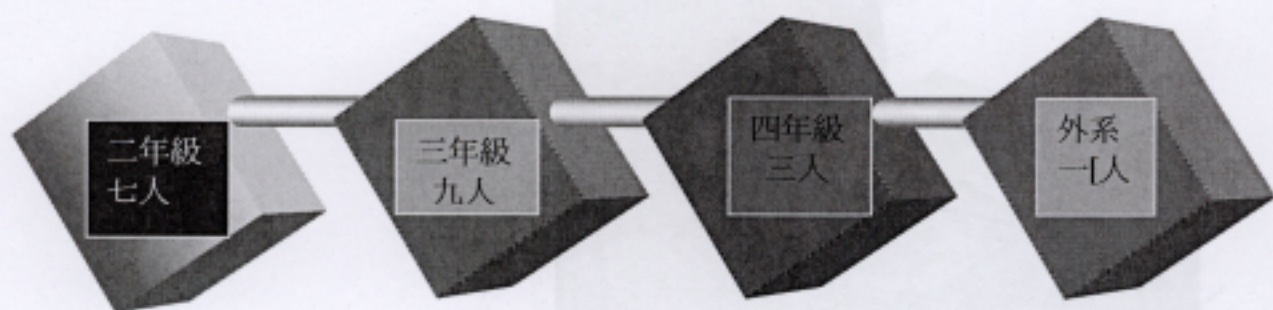
同學研讀《史通》之眉批與札記



學生刊載於教學網站上的抄讀情境與讀書氛圍

因此，課程設計的調性，主要方向便是培養學生如何從細膩地閱讀原典開始。第一階段是，學生在課前準備及課堂討論進入文本的世界後，始由導讀人從選介篇章中介紹劉知幾的批評觀念與問題意識，期能讓學生透過劉知幾的角度來認識纂修史書所應具備之條件；以此為基礎後進入第二階段，主要的學習安排是讓同學能藉由劉氏的觀念，深入到過去的史書體例中，並舉相關重要史書為例參照，有助於學生認識「正史修纂」的主題。由於本課程皆以原典來訓練學生之閱讀能力，學生透過每週的課前準備，必能增加古文閱讀的熟練感。除了課堂的教授外，運用教學網站，以建立課堂之外延伸的互動模式，同時也是本課程的特色。為了營造討論氛圍，學生作業除了公布於本教學網站，亦將其投影至課堂上，一方面可供掌握學生的學習狀態，另一方面也讓學生學習去分享思考心得。由於網站的視覺性不僅便於讓學生相互觀摩與交流，亦有助於開創師生之間新的對話契機。此外，藉由教學網站的使用，亦向學生介紹國內外有用的網路學術資源與社群。

本班修課學生共計二十位，小班制一向是本校教學的特色，其中，以大學部三年級學生為主體，另有二、四年級學生，與一名人類學系的同學修課。由於大二生對於歷史知識的取得，多半仍習於接受教科書的資訊，是故，對於如何閱讀經典，不難想見學生存有畏懼之感，特別是像《史通》這般以駢文寫成的史論，多數學生對此書深感陌生。所幸，隨著課程的節奏調整，學生已從陌生的階段逐步進入到閱讀古書的成就感中，部份學生更是在深入原典的過程中，開始學習闡述個人對於文本的理解及問題意識。藉由此一閱讀原典的機會，本課程試圖從中誘導大學部學生儘早培養讀古籍的方法與習慣。



修課年級人數分布

一般而言，歷史系大學四年的課程規畫中，向來少有讓學生有長時間具體接觸原典的機會，除了史學史課程中偶有讓學生接觸原典外，恐怕多數歷史系學生均少有機會仔細校讀、甚至從精讀史文中去試圖追問其中的史筆問題。是故，筆者除了通過課堂上的帶讀示範外，另外要求學生於課後進行校讀的工作。學生於修課初期對於駢文語句，及劉知幾所欲傳達之思想的掌握上雖有挫折，然而，隨著閱讀習慣的培養以及不定期的作業安排，學生逐漸開始從校讀活動中培養出閱讀的信心，這點不僅反映在學生上課的回應上，從作業中對《史通》篇章中的問題推進練習上，亦可留意學生的學習與成長，課程中對於作業之安排，是跟隨著上課的進展，並讓同學分組討論，鼓勵同學於課堂上發表並相互提問對話。

劉知幾史學思想，中國史學史林山先生

舉例而言，12月9日與12月16日兩週的學生分組報告，即是採取如下之方式。以〈六家〉篇的討論為例，通過尚書家、左傳家、國語家、春秋家、史記家、漢書家的分組，一方面先讓學生學習從閱讀原典的過程中，嘗試提出自己的觀察；另一方面也讓同學有交互討論的機會，學生可以藉由修史立場之假設，與史官角色之模擬過程中，重新檢視隱藏在史書中的「史官意識」與修史筆法。此般練習可說是歷史

系專業培養中，既新穎有趣，卻又乏人重視的根本課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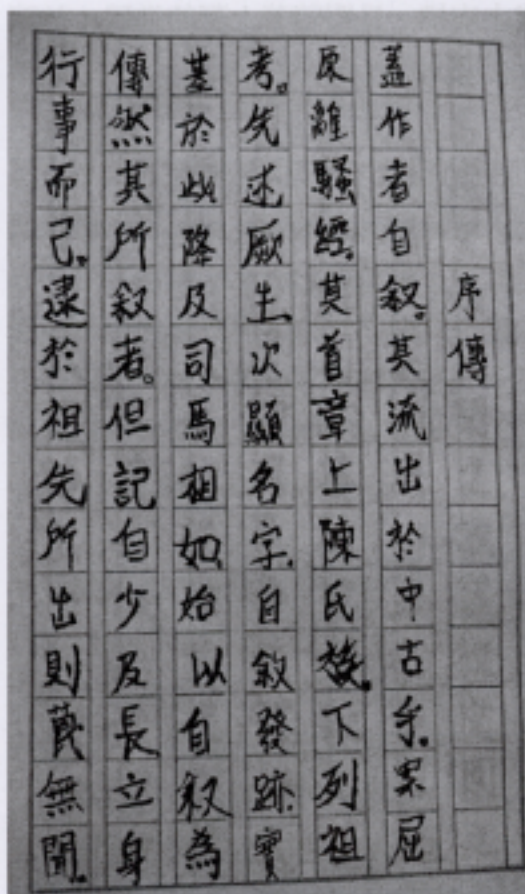


根據「正史纂修」的設計下，《史通》篇章中所關注的修史議題，以及劉知幾本之於讀史經驗所提煉出的觀察，對於課堂上師生共同研讀與深思甚有助益，特別是師生一同探索司馬遷與班固的史筆，及劉知幾言下不合體例的問題所在。筆者在前九次課程中，從學生的上課反應中認知到本課程獲致如下之收效，此即通過劉知幾之史學批評，學生從模糊懵懂的狀態，進而對於古代史書修纂之準則問題具備一認識基礎，藉由此一讀

書基礎，學生開始藉此學習經驗，將興趣觸角延伸至星期三的《史記》讀書會，而不將閱讀原典視為畏途。

從9月份開課之際，歷經10月份以及11月份的導讀，主要是從閱讀過程中，啟發學生開始嘗試尋找進入劉知幾史學思想的切入點。銜接至12月份與1月份的進度，則是引領學生深入劉知幾的史學思維，藉由劉知幾對於《史記》、《漢書》的解讀，從而對照《史記》、《漢書》，探索體例與筆法問題，有興趣的同學更是自動參與星期三的《史記》讀書會。經典課程搭配創

所以來即設立的《史記》讀書會，讓學生於山林求學生活中，更悠遊於中國傳統史學世界。



學生抄寫《史通》篇章寫真



課堂實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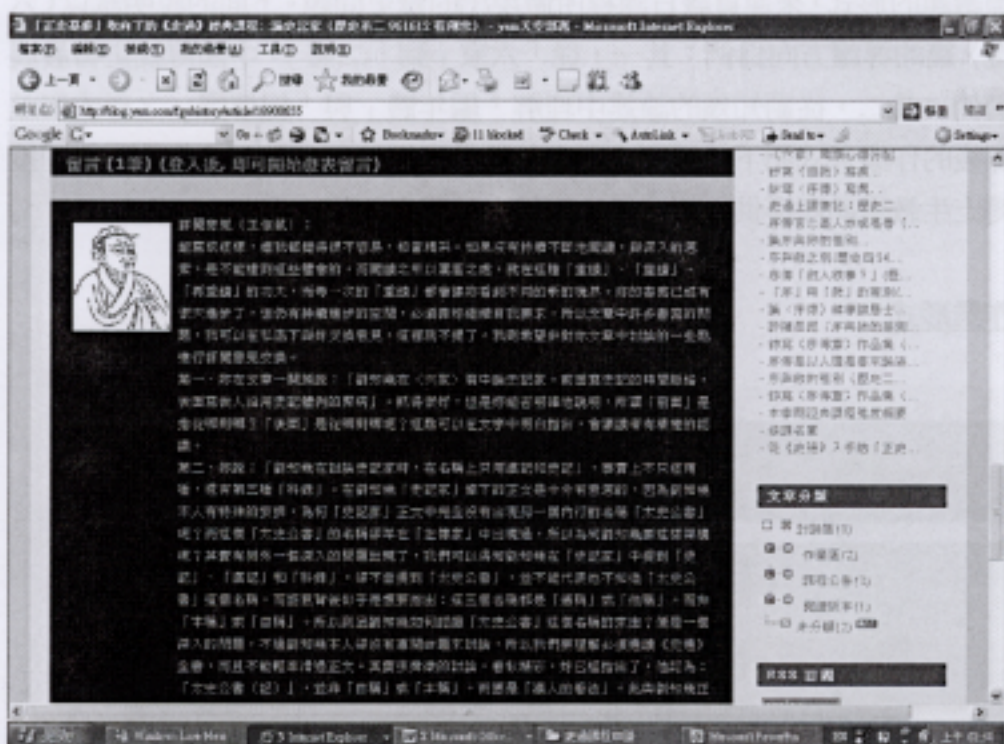
五、議題探討結論：

本經典課程藉由課堂導讀的方式，引領學生進入《史通》的文本世界，強調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的熟讀與內化兩個層面。

依照課程循序的安排，並搭配教學網站，提供學生一個發聲的平台，得以將課堂之心得與收穫，訴諸於文字發表。通過前述的上課形式，且配合作業與心得討論，讓學生得以在漸進過程中，與《史通》的文字世界產生聯繫。由於課程的節奏與調性，需隨時考慮到學生的學習情況而作適度的調整，且因本課程之修課學生，幾乎都是第一次開始接觸劉知幾的縝密與精練之文字，爲了建立學生接觸原典的信心，更不應採取蜻蜓點水式的導讀方式來進行。因此，爲了讓每週的討論議題均產生實際之收效，除了課堂上具體的討論之外，學生必須利用課餘時間準備兩項功課，其一，校讀與抄寫上課時所分析的《史通》篇章。其次，學生必須定期繳交心得作業，並登錄於教學網站上，以供學生之間流覽對話，筆者同時會於課堂上利用教學網站的便利與公開性質，營造一辯論空間，讓學生對該討論議題產生討論的興趣，種種設計，均是爲了實踐讓學生熟讀史學經典，並從而內化的目標。

學生於期末檢討與心得分享討論中，反應出在細讀《史通》文本過程中，如何體會到劉知幾所要表達的史體批評，更有意思的是，藉由學生的讀書成果得知，部份學生已經開始試圖追蹤並反思自己的閱讀立場。大致來說，本班學生在閱讀經典的過程中，已逐漸從依賴白話本的心態，直接跨入到劉知幾的駢體文書寫世界中。

依照進度表指出，在十八次的課程中，以〈自敘〉、〈序傳〉、〈六家〉、〈二體〉等篇章爲主要討論範疇，並配合《史記》的閱讀。這也就是因爲導讀過程中會依教學情境所需，而延伸到其他的史學經典。舉例而言，在導讀〈序傳〉時，同時也讓學生參照《史記·太史公自序》、《漢書·敘傳》之體例，使得學生得以從劉知幾的批評意識中，去理解與掌握劉知幾眼中的史書體例與型態。經由引導下，學生對於劉知幾寫作《史通》的自我表述，帶有相當程度的興趣，特別是有關作者的自序與全書之敘例之擺置與區分，下文茲將學生公告於網站之作業與討論內容，節錄部份如下。細讀學生之作業後，可以發現學生在閱讀經典的過程中正逐步展露的思辨興趣，學生從學習中所獲得的成長，對於主讀人而言，更是重要的教學回饋。



茲將上文所截取之畫面的全文，附之於下：

論史記家（歷史系二 961612 程俐雪）

劉知幾在〈六家〉篇中論史記家，前面寫史記的時間脈絡，後面寫後人沿用史記體例的弊病。

劉知幾在討論史記家時，在名稱上只用漢記和史記。而他在左傳家中卻寫到「太史公書」四字，是否有其他意涵？張舜徽的解釋是太史公書是漢代人稱司馬遷所著之書，並泛指列國史之記言，不只是一本書的名稱，並糾正劉知幾認為是司馬遷自署的。但張舜徽看了〈太史公自序〉和〈報任安書〉後提出一個重點「皆未道及所著之書為何書？」是開創紀傳體例嗎？還是像〈報任安書〉所云：「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我認為在這裡劉知幾在序傳中有他的解答。他說司馬遷綜合屈原的離騷、司馬相如的自序，而更直接的是沿用《春秋》的「義」。劉知幾

在史記家只提出太史公書的寫作時間，卻沒明寫史記的整體性，只大概述說史記的沿革和影響。我認為劉知幾知道史記在歷代的作用。劉知幾在最後說明歷代史家沿用史記卻不明瞭史記的作用，張舜徽也提出相同的看法。

另外是追本溯源的問題。劉知幾看出司馬遷是沿用《春秋》的「義」，而創紀傳體。雖然《春秋》是編年體，但從司馬遷的《太史公書》明顯可看出《春秋》「義」的精神。就像司馬遷所說的「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其實不只《春秋》，連《左傳》、《尚書》都包含在內。劉知幾在左傳家就這樣說：「當漢代史書以遷、固為主，而記傳互出，表志相重，於文為煩，頗難周覽。」就可看出劉知幾為何說後代史家無法把史記的精神揣摩出來了。而浦起龍認為這沒牽涉到史記，只有漢書的成分居多。我想劉知幾會這樣批評，是因為後代史家不懂的變通，或者說是無法揣摩其意境，就算真的追尋到源頭，不見得撰述的內容會是相似的，有可能會越差越遠。

另外是劉知幾在史記家最後提出的問題。「學者寧習本書而怠窺新錄，且撰次無幾而殘缺遽，可謂勞而無功，速者所宜深誠也。」浦起龍也說：「結言規撫史記者，無其筆力，貪起博遠，非燕即缺，病所必至此，通古一家，所以當誠，欲令作史者於記傳家，以斷代為正，下章漢書家是已。」浦起龍最後一句所言，是針對史記與漢書的承接關係。漢書家也有相同的問題，只是比史記家還更明顯一點。

最後的結論是針對劉知幾對史記家的討論，還有浦起龍、張舜徽的解釋。綜合出幾個要點：第一、劉知幾對史記著重的角度。第二、劉知幾、浦起龍、張舜徽三者時代的差距，並對解讀史記的影響。

而我卻認為劉知幾寫這篇的用意，可能是希望能讓後世史家瞭解源頭的重要。但是不能只看史記家就斷定結果，還要從劉知幾寫其他家的內容來看個大概，因為這是環環相扣的。我想會不會是因為這樣所以劉知幾要寫「家」而不是寫「體」。從時間的脈絡可看出一本書的出處，並可瞭解整個演變的過程。這樣一來，後人對於「家」的概念才不至流於空泛，反而更加明確。

協同授課博士生王信凱教師之評閱意見

能寫成這樣，連我都覺得很不容易，相當精采。如果沒有持續不斷地閱讀，與

深入的思索，是不能達到這些體會的，而閱讀之所以厲害之處，就在這種「重讀」、「重讀」、「再重讀」的功夫，而每一次的「重讀」都會讓妳看到不同的新的境界。妳的書寫已經有很大進步了，但仍有持續進步的空間，必須靠妳繼續自我要求，所以文章中許多書寫的問題，我可以在私底下與妳交換意見，這裡就不提了。我則希望針對你文章中討論的一些點進行評閱意見交換。

第一、妳在文章一開頭說：「劉知幾在〈六家〉篇中論史記家，前面寫史記的時間脈絡，後面寫後人沿用史記體例的弊病」。抓得很好，但是妳能否明確地說明，所謂「前面」是指從哪到哪？「後面」是從哪到哪呢？這點可以在文字中明白指出，會讓讀者有清楚的認識。

第二、妳說：「劉知幾在討論史記家時，在名稱上只用漢記和史記」，事實上不只這兩種，還有第三種「科錄」。在劉知幾「史記家」條下的正文是十分有意思的，因為劉知幾本人有特殊的安排，為何「史記家」正文中完全沒有出現另一個內行的名稱「太史公書」呢？而這個「太史公書」的名稱卻早在「左傳家」中出現過，所以為何劉知幾要這樣架構呢？其實有另外一個深入的問題出現了，我們可以得知劉知幾在「史記家」中提到「史記」、「漢記」和「科錄」，卻不曾提到「太史公書」，並不能代表他不知道「太史公書」這個名稱，而語意背後似乎是要指出：這三個名稱都是「通稱」或「他稱」，而非「本稱」或「自稱」。所以到底劉知幾如何認識「太史公書」這個名稱的來由？便是一個深入的問題，不過劉知幾本人卻沒有專開命題來討論，所以我們要理解必須通讀《史通》全書，而且不能輕率滑過正文。其實張舜徽的討論，看似精彩，妳已經指出了，他認為：「太史公書（記）」，並非「自稱」或「本稱」，而應是「漢人的看法」。此與劉知幾正文意思中提及的「史記」及「漢記」都是漢人說法，有明顯地不同。而且張舜徽在討論「史記」這個名稱時曾指出：「且《太史公書》中，稱「史記」者，凡七八見，皆泛指列國史記言，乃古史之通名，非一書之專號，明矣」。但是假如我們從劉知幾的正文來閱讀，張舜徽的說法仍無法超過，並涵蓋劉知幾的正文佈局，而且張舜徽在讀劉知幾正文時也有「輕率滑過」的現象。比如劉知幾在正文中就曾說過：「因魯史舊名，目之曰：史記」，而「魯史」二字的安排甚至更豐富，已經說出了張舜徽談的「列國史記之名」。但張舜徽卻不從此來談，當然沒有注意到劉知幾在「史記家」中討論名稱的特殊佈局，甚至誤以為「因魯史舊名，目之曰史記」者是劉知幾認為的「自署」之證，非也。因為劉知幾在「左傳家」中已經出現過「太史公書」四字了，而「目之曰史記」，

劉知幾正文也沒有「自署」的文字，那能這樣理解？所以以正文閱讀，不放過一字，居然可以看出張舜徽這些輕率滑過文句的現象，當然我們還要繼續努力才是。另外提出一點，到底張舜徽自己加入的「是書與否？」的討論是否得當呢？那劉知幾到底如何討論「史記（太史公書）」的呢？是用「是書與否？」的嗎。請在仔細閱讀揣摩。

第三、妳文章中精彩之處是雖然在寫「論史記家」，但妳有往前讀，找到「左傳家」中的相關討論；往後讀，找到「序傳」中的相關討論，並將以綜合貫通地解釋。所以妳抓到了劉知幾最精彩的解釋方式，討論「流變」與「體例」與「義」的關係。所以妳認為浦起龍的說法與劉知幾在「史記家」結束時的「可謂勞而無功，述者所宜深誠也」，真的在指涉「史記」與「漢書」的差別嗎？還是有另外的「反諷」呢？這點請務必小心閱讀。

最後一點，妳所說的：「我想會不會是因為這樣所以劉知幾要寫「家」而不是寫「體」。從時間的脈絡可看出一本書的出處，並可瞭解整個演變的過程。這樣一來，後人對於「家」的概念才不至流於空泛，反而更加明確」。相當好，把劉知幾「家」的概念呈現得相當好。而這個經閱讀解析後的理解，已經深入文字中了，而非淺聞者所道也。

本課程定期要求學生繳交作業，具體要求有二，其一，是屬於平日練習之文章，撰寫主題是根據上課導讀內容之心得。其二，是團體性質的期末報告，主要可區分兩大工作：一方面學生必須先行理解已設定之《史通》單篇，從中討論並選列出重要之問題點。另一方面，學生必須從劉知幾的觀察與評論中，蒐集可供對讀的史書作為補充材料，並於課堂報告時提出閱讀之想法，並嘗試與劉知幾修史之觀點進行對話。換言之，學生除了抄寫的訓練之外，以問題意識為導向的作業心得，同時也反映出學生在課堂上的吸收，及其本身的思考歷程。茲選取部份學生作業討論，學生互評作品、博士生助理的評閱意見內容如下，詳情可進入《史通》教學網站查閱。

論尚書家(歷史三95261040吳峻榮)

《尚書》，一開始就先論它的起源與源流，先是其中的《易》曰：「河出圖。洛出書」。這段說《尚書》的起源的話，我會直批「太遷強了」。黃河在伏羲時代，曾有龍馬現於黃河，伏羲以龍馬背上紋路繪製出最早的八卦，俗稱「先天八卦」。之後的夏朝開國君王夏后禹，在尚未建國時，乃為虞舜朝中的治水官員，在治水的時候，曾有不知如何治理洪水而在苦惱，而此時在洛水之中出現了一之靈龜，夏后禹以靈龜的龜甲紋路編寫出治理洪水的相關書籍，史稱《洛書》。雖然《洛書》在一些民間神話中是軒轅黃帝的部下應龍所給，但這不是我討論的重點。

在上段我也是在評論尚書的起源，但《尚書》之名起源甚晚，並且如果《尚書》只論述到《禹貢》那就算了，但是卻有周代的篇章《顧命》，難道夏后禹會預知未來？這是不可能的事。但若說《尚書》的第一篇史料是夏后禹的話，那還說得過去，因為比夏后禹早的帝王，若述上古，必有三皇五帝，但是《尚書》中記載比夏后禹早的相關文獻，就只有《堯典》、《舜典》。《尚書》常與《河圖》並列，為何《尚書》不上述三皇或軒轅黃帝呢？為何只由五帝最後的兩位堯與舜為《尚書》的開端。若不是孔子在刪選尚書時刪除掉的話，就是《堯典》與《舜典》是夏后禹為了證明自我的正統性而加以追述的。但這些這只是推測罷了。

若再持續論敘，《太史公自序》：「余聞之先人曰『堯舜之盛，尚書載之。』」我在此的「尚書」是未給它加上書名號，為何？因為為了呼應上段的「若不是孔子在刪選尚書時刪除掉的話」的文段。尚書之名起源甚晚，而孔子刪書，並不一定指的就是《尚書》。不如將尚書二字拆開來看。

「尚」，在《尚書·璇璣鈴》曰：「尚者上也」，意指古老、久遠之意。「書」，有兩種說法：一為書寫、一為文卷。章學誠《文史通義·書教中》曰：「書無定體」，會意指的是撰寫「書」的方法沒有一定的體例，因此劉知幾在之後才會說《尚書》的內容應該是「號令」，為何又有堯舜二典、禹貢、洪範、顧命諸篇與典謨訓誥誓命等諸篇不同的體例，或許劉知幾有本末倒置的狀況

吧。劉知幾或許將章學誠於《文史通義·書教上》一直反覆在提的「記注」與「撰述」弄反了。先有「記注」，後有「撰述」，但現人常重於「撰述」，而失去其本源「記注」。若「記注」乃為從上古時代開始存留的「尚書」的話，那這裡所指的「尚書」就為「書」的第二個意義文卷。或許，「書」的定義是焦不離孟，孟不離焦吧。而為何我在敘述劉知幾在「記注」與「撰述」本末倒置時是用「或許」，因為劉知幾也可能也有抓到「尚書」所含的意義與重點。先是在正文中有一段「茲亦為例不純者也」，此段或許會有人將它與上面幾句同看，但若將它獨自觀看，會發現他有蘊釀著另一個內涵，即是文卷的「尚書」，沒有一定的體例，沒有單純以一種方式來撰寫。若是將此段與上段幾段來看，會將「尚書」是為書籍的《尚書》，並且認為此段是說《尚書》所包含的篇章體例很廣，雖然義意相似，但味道不一樣。並且在正文中說周代以降，書體逐漸廢弛，更甚至經歷了兩漢、魏更無人能繼承書體。但是劉知幾自己都已經說漢魏以降無人能繼承，那代表說劉知幾本人在對《尚書》的詮釋中，多少有一些心得吧。

評閱意見（王信凱）：

閱讀心得相當精采，越來越進入文本閱讀的世界了；也越來越細膩精緻了，我在閱讀完後，都不得不擊掌叫好。

首先你的文章，針對劉知幾在「尚書家者，其先出於太古」後所引用的「易曰：河出圖，洛出書」，進行分析討論。雖然劉知幾的引用似乎牽強，但是亦可從劉知幾的行文上看出這是引用「易」的說法，並非就是劉知幾個人的推定。在劉知幾的行文中，引用的不一定就代表他贊成的或肯定的，所以我們也曾經在《六家》的「尚書家」中讀到他引用了三種不同的「尚」的解釋，但事實上，他不一定就認為這三種有某一種是最正確的，反而在舉了這三種例子後，提出一種自己的看法。所以劉知幾引用「易」說的典故，這究竟背後有什麼意思呢？還可以分析。

在你的第二段中討論的：「若不是孔子在刪選尚書時刪除掉的話，就是《堯典》與《舜典》是夏后禹為了證明自我的正統性而加以追述的。但這些這只是推測罷了」。這點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方，雖然劉知幾明顯地並沒有處理，

但若從「尚書」本身的編排來看，這確實是一個劉知幾不能忽略的地方。

在第三段中，你似乎是關注於「尚書」與《尚書》是書與否的問題，我覺得你提出的問題，可以繼續放在心中思考。

第四段是以章學誠討論書寫上「記注」與「撰注」的差異，來討論劉知幾對「尚書」的認識。這點則必須從劉知幾認為「尚書為例不純」的說法切入。從章學誠「記注」與「撰注」的說法來比較，你認為劉知幾對於「記注」與「撰注」的認識是本末倒置的，次序弄反了。但確實劉知幾在討論「尚書」時，提出了「號令」的總述看法，但是他是否就是將次序弄反了？還是背後有其他不同的見解存在呢？此點仍需要繼續深入考察。雖然章學誠提出了所謂「記注」與「撰述」的說法，而劉知幾自己在《史通》的〈史官建置〉中也曾說過：「夫為史知道，其流有二，何者？書事記言，出自當時之簡；勒成剛定，歸於後來之筆」，這就是所謂的「當時簡」與「後來筆」的說法。所以你在討論劉知幾對於「記注」與「撰述」是否為本末倒置時，必須很細膩地先討論劉知幾的「當時簡」與「後來筆」與章學誠所提出的「記注」與「撰述」有何異同（表面上兩者有很大的相似性，但理解上，我想兩者仍有差異，在此必須深入分析）。從此上看，當然張舜徽的《史學三書平議》中指責劉知幾「尚書為例不純」時並沒有注意到這個地方。

論國語家(歷史三95271008劉修圳)

《國語》家最早出現在戰國時代。而《國語》這部書，全書二十一卷，內有周語三卷、魯語二卷、齊語一卷、晉語九卷、鄭語一卷、楚語二卷、吳語一卷、越語二卷。雖《國語》記載了一些鬼神荒誕的故事，但書中卻指出了某些事情的歷史影響。

其實《國語》在編纂形式、思想內容和材料豐富上，比《春秋經》來的豐富。《國語》家一派，最早是出現於戰國時代的左丘明。當時的《國語》其實是稱《春秋內傳》，左丘明在後來又將春秋時代八國的事，編成《春秋外傳》

這本書與內傳相比，對劉知幾而言，有重覆的地方反而有所差異。

之後《戰國策》的興起，《國語》便暫時擱著了。直到了漢代，孔衍才開始認為《戰國策》寫得並不是這麼好，就引據司馬遷的記載，另做了《春秋後語》，在此之前，孔衍又另作了《春秋時國語》，等於當時的《國語》已有了四部的著作。在司馬遷之前，司馬彪在編錄當時的事跡，撰成《九州春秋》。編纂背景在於當時的七國之亂，漢朝已失去控制了，他的體例，也就是按照《國語》的體例在編寫，這是近代版的《國語》。

在劉知幾認為，《國語》家起緣於左丘明。他延襲了《尚書》的體例，而《史記》也延續《國語》的體例，但此種體例到了漢代，被孔衍所挑戰，孔衍認為連左丘明都無法超越他的書，這句話引來了後代史家對他的批評。劉知幾對孔衍的說法，有另一套見解，他認為孔衍要比的並不是左丘明，而是左丘明的書，並不是如後世人所說的《春秋傳》。

《國語》家一直要到漢代結束後，因各國的歷史都延用《史記》與《漢書》的紀傳體例，《國語》的體例卻慢慢消失了。劉知幾在文章裡為孔衍平反，他認為《國語》家的左丘明無人能超越，孔衍並不是批評他的體例，但他也指出了，此種體例是來自《尚書》，所以並不是左丘明所首創的體例，左丘明一定有參考過《尚書》的體例，只不過到了漢代，一部分的東西都已經消失了，所以後世的人都認為左丘明是首創者，其實也是不對的。

其實到了清代的章學誠也談到了體例的部分，他認為《春秋》就一定是編年體嗎？《史記》就一定是紀傳體？如沒有繼續追根究底，後世就一定認為這就是必定的，但探究的結果卻不是如此，所以體例是史家在寫史書的時候，一定要瞭解的地方，體例決定了史書的將來，或許劉知幾和章學誠雖是不同朝代的人，卻同樣看出了史學體例的缺陷，而《國語》的體例就像劉知幾所說的，不一定全是編年，也不一定是首創。

左傳是外傳？國語是內傳？

在劉知幾的《史通》裡，《左傳》劉知幾認為是內傳，而《國語》是外傳。

因為《左傳》的成書時間比國語早，再加上左丘明將剩下來的資料，編成《春秋外傳國語》，也就是現在的《國語》。但這兩本書拿來做比較的同時，有很多都是重覆及差異。《國語》的體例是從《春秋》演變而來，而《左傳》則是儒家的經典之一。

在張舜徽的《史學三書平議》中，張舜徽批評《左傳》作者左丘明：「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他認為左丘明解經之語，多出於劉歆所增附，亦明甚。張舜徽不只批評左丘明，他也批評劉知幾，拿《史記》、《漢書》及作者司馬遷和班固相比，實在是不妥，語意混淆不清，全書中這類的東西很多，他覺得劉知幾太輕率。

張舜徽也批評了劉知幾所謂的《國語》家，他認為：「國語之為書，與左傳相表裏，故古人稱內外傳。左傳以事為主，多敘記之文；偶載言論，多為事而發。國語以言為主，多議論之文；偶載事實，亦多與語相聯。以其所重在語，別國分載，故稱國語」後頭張舜徽又說：「戰國策雖為縱橫家言，而所重在語，與國語義例為近，故昔人恒取以並論。浦起龍乃謂其書為本家的派，豈其然乎？」他認為劉知幾所說國語家是有很大的出入的，而《國語》和《左傳》的體例其實並沒有衝突，而是互補。所以張舜徽就批評劉知幾「浦起龍乃謂其書為本家的派，豈其然乎？」的這句話，或許就是點出劉知幾對於《國語》和《左傳》之間的矛盾。

評閱意見（王信凱）：

你的文章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討論國語家，第二部分則以《左傳》與《國語》分屬內外傳的說法進行討論，並兼以討論張舜徽《史學三書平議》中討論國語的問題。相當花功夫，內容精彩，文字也進步很多，繼續加油。

在第一大部分中，值得一提的是你提出了：「劉知幾認為，《國語》也承襲了《尚書》的體例」這個說法，這個說法頗為巧妙。我想劉知幾或許也曾思考過。雖然如此，但是正文仍是不能放鬆滑過，意思是：到底在劉知幾的正文

中有沒有直接談到這個說法，必須謹慎閱讀。不過這個問題仍是一個重要問題。

在第一大部分中，你還曾提出：「其實到了清代的章學誠也談到了體例的部分，他認為《春秋》就一定是編年體嗎？《史記》就一定是紀傳體？如沒有繼續追根究底，後世就一定認為這就是必定的，但探究的結果卻不是如此，所以體例是史家在寫史書的時候，一定要瞭解的地方」。我覺得這是你上課專心，閱讀認真的成果，已經開始超越了體例本身的狹隘意義，進入到體例本身的涵蓋性意義中了，請務必繼續加強關注這個問題。

第二部分中，你是針對所為「《左傳》是內傳，《國語》是外傳」，這個問題進行討論，由於這兩家其先都出於左丘明，故這個問題必須合為一組來探討。這個脈絡你抓得很清晰。不過在討論張舜徽《史學三書平議》的內容時仍有繼續深入的空間。第一、你曾討論：「張舜徽批評《左傳》作者左丘明：『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引文並不是張舜徽的，而是張舜徽引用《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中的文字，所以不能直接就說這是「張舜徽批評左丘明」，必須再謹慎細緻些。第二、所謂「左丘明解經之語，多出於劉歆所增附，亦明甚」，就確實是張舜徽自己的手筆。而這點反而是值得繼續推敲的，不過你終止漏掉了，因為在張舜徽在批評《左傳》解經多出自劉歆增附時，另批評了劉知幾所謂的：「或傳無而經有，或經闕而傳存」是矛盾無以自解的。不過張舜徽批評的這個地方，有一個思考上的問題存在，而在這個問題上，他和劉知幾到底誰比較高明，還很難說。因為張舜徽實是以「經闕而傳存」來批評《左傳》，但是他也忽略了假如「史書」成《書》的狀態與後世看待的《史書》有某種落差，而非僅是「各自為書」的意義的話，劉知幾的敘述，在「經闕而傳存」的意義上，是提出了更深入的「另一種從屬關係」的意義，而非簡單的上下從屬關係，不是嗎？

最後關於《國語》到《戰國策》的問題，浦起龍提出了一個「繼《國語》而起者，《國策》正其流派」之語，而張舜徽對此提出批評，認為浦起龍的看法偏頗。不過這個說法是浦起龍自己增加的詮釋，到底劉知幾個人的正文中，對此有什麼書寫呢？則是你必須深入討論分析的。

序傳「敘人敘事？」(歷史三95261034游筑晴)

作者在序傳中的自敘部分進行討論，他批評序傳中存在的兩種錯誤傾向，一是不能嚴守史書的年代斷限，如班固《漢書》描述西漢歷史，卻載自敘中上溯至春秋楚文王下至東漢明帝時，遠遠超出《漢書》的記事範圍；二是不能實事求是，從這裡又延伸出有違名教（如司馬相如竊取卓氏）及對自己的長處不能委婉謙虛地表示，而是「以誇尚為宗」，為了提高自己的身分，把上古名人都拉作成自己的祖先等等。

這篇序傳個人淺見，認為作者是藉由序傳裡指責一些學者大儒，利用一點偶然的小善行，將自己包裝出所謂的聖賢模樣，或多或少可能也帶有對自己所處時代的一些儒者進行批判的意味，簡單來說，我覺得是作者是在說「人」。起先剛開始，停滯在司馬相如與王充的敘事手法差別問題很久，我以為作者是提出自己對於「實錄」見解，但後來發現作者似乎是利用對「義」、「實錄」的定義提出對許多「家學淵遠」的弟子進行批判。

分析作者出生時代，此時唐代的寒門孤族尚未完全脫離靠「譜牒」維繫社會地位的世家大族觀點，寒門出身的讀書人為了與世家大族沾上邊，與其融入因此不免會在顯貴時，昭告天下將某位聖賢與其想辦法沾上關係。然而，這樣子的行為在作者眼裡，他們都被視為這麼做僅是「自欺欺人」。

同樣是記載自己的缺失，司馬相如坦承做了違反倫理的事情與王充指責撻伐自己的先祖及父親不賢的行為，兩者動機在哪裡，可以去做個比較，古時讚賞「大義滅親」的行為，但其背後的動機，是不是會有人想以此行為來直接、間接向天下人張顯自己的「聖賢」之處？不過，這感覺好像每個人寫出來的任何文章裡似乎都隱含著背後不可告人的「目的」。以上是目前在下自己的淺見，還望請各位學長姐及學弟妹指教，感恩！

評閱意見（王信凱）：

寫得很精彩，文筆流暢，組織明確，是一篇難得的短評。在通讀妳的討論後，

可以發現妳著重的地方是在〈序傳〉後半段，劉知幾對於「自敘之義」進行探討的地方；確實，這部分是劉知幾〈序傳〉通篇一個關鍵地方。

妳在文章的第二段末尾的地方曾說：「我以為作者是提出自己對於「實錄」見解，但後來發現作者似乎是利用對「義」、「實錄」的定義提出對許多「家學淵遠」的弟子進行批判。」妳不覺得妳在寫這些文字的時候，有拍案叫絕的感受嗎？妳說劉知幾是利用「義」與「實錄」的定義，來對同時代的士族豪門進行批判，確實如此。不過再進一步地思考，為何其他人都沒能想到，卻只有劉知幾一個人想到呢？劉知幾到底是如何發現到這個問題的呢？劉知幾在討論序與敘體例時，最精彩的地方不就是對於「義」提出具體的觀察方法嗎？所以也可以說，劉知幾並不是刻意要批判這些人的，因為一旦「體例」失去了「義」，這「體例」到底是真還是假？當然背後的目的就自動現出原形了。

根據妳最後一段的討論，所謂：「好像每個人寫出來的任何文章裡似乎都隱含著背後不可告人的「目的」」這裡是十分重要的，所以妳就將〈序傳〉是序（敘）書？還是序（敘）人？的地方聚焦在「人」的身上了，確實，從妳敘述推論，這是可以成立的。不過假如要針對「義」繼續討論的話，在〈序傳〉正文有限的討論以外，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切入點。當然這也是一個很難的問題，希望加油。

評陳岳民〈序與敘的差別〉歷史五 93261006呂亞韓

我覺得岳民同學寫得不錯，信凱學長也提出了文章中不足的地方，而我也有一些問題，想提出來一起討論。

一、「序不只可以放在正文前，也可以擺在正文後。不過擺在正文後也可能隱藏作者想暗示讀者的訊息。」正如信凱學長所說，文中沒有交待清楚序與敘的關係。更重要的，如果序擺在正文後也可能隱藏作者想暗示讀者的訊息，那麼作為一個對比中的敘是不是也有這種功能性？何況，正文之後的序

隱藏著作者暗示讀者的訊息，這個立論的依據在哪裡？那麼獨立於正文之前的序不會有暗示讀者的功能嗎？

二、「往往作者在內篇的看法跟敘述，在外篇卻有可能產生自相矛盾的感覺，而這時讀者們卻不能將之看做作者的筆誤，因為其中可能有作者真正的看法觀點，而讀者卻有可能忽視其中。」照文章的講法，那麼內篇的核心價值何在？這個也是文中沒有交待的。

三、「而兩者之間的差別就現代來看其實由於接觸少的緣故，一般的讀者對於作者的序幾乎給予省略，所以有些作者會把序寫得跟敘好像有存在關聯性，不然就是作者在正文中有提到一些序的部份…」這個應該是一種經驗法則，是一種移情現象。然而作者會把序寫得跟敘好像有存在關聯性這句話，我想可能需要先正名何謂現代，再來談論序跟敘有沒有關聯性會比較好一點。

陳岳民同學文章如下：

序與敘的差別（歷史二 961628 陳岳民）

序一般分為自序跟代自序，自序就是作者自己寫的序文。而代自序則是作者請別人幫他寫的，也叫做他序。而序不只可以放在正文前，也可以擺在正文後。不過擺在正文後也可能隱藏作者想暗示讀者的訊息。通常序是描述作者著書的動機跟著書過程，而如果放在正文後面，就可能算是對於正文中所批評的內容。甚至在分為內外篇的古書中，也有代表外篇的含意。

敘則是正文的意思，可是作者有可能把他想說的意思放入序，所以只看敘是不一定能夠完整了解作者想表達的意思。跟內外篇類似，往往作者在內篇的看法跟敘述，在外篇卻有可能產生自相矛盾的感覺，而這時讀者們卻不能將之看做作者的筆誤，因為其中可能有作者真正的看法觀點，而讀者卻有可能忽視其中。

而兩者之間的差別就現代來看其實由於接觸少的緣故，一般的讀者對於作者的序幾乎給予省略，所以有些作者會把序寫得跟敘好像有存在關聯性，不然就是作者在正文中有提到一些序的部份，而序通常是作者在著書的理由或是其經過，而代序就可能是作者請人看過書後的心得感想或是對於作者的看法等等。而敘的話，在生活中我們常常拿來敘事，也就是述說事情、故事等，可是再敘述的過程中我們會加上一些類似序的一些成分，例如說我們在說某件事情，而我們有過經驗，那麼此時我們的反應就會引述自己以前碰到事情的背景、經過跟體驗，就好像把序的部份加入到敘的部份。

本課程的作業與討論過程均公告在教學網站上，教學網站的使用尚包括課堂時間，例如平日上課時除了文本導讀之外，同時也會不定期透過教學網站搭配教學，如此一來，學生便可以透過大銀幕，一同來討論同學之間的看法與觀點。運用教學網站的效果，有如下兩個特色：其一，藉由將作業與討論心得公告後，促使學生積極準備，並鼓勵學生相互瀏覽，提供心得與批評，甚至透過互相評論的方式增進學生挑戰的興趣。其次，課堂教學時間，亦是利用大銀幕來討論學生網站作業的大好時機，能有助學生從教師的評論中，學習閱讀原典的方式，及思考，同時亦可作為課堂上閱讀原典之餘的調劑。

六、 目標達成情況與自評：

本課程之宗旨，乃是提倡由「正史纂修」為主題，以《史通》作為課程教授之核心，藉由《史通》內文中對於史官修史之批評與分析，來重新認識中國史學傳統。使學生重新認識中國史學傳統。以下將針對目標達成情況進行評估說明。

（一）抄寫與校讀經驗幫助學生提升閱讀能力

由於本次修課學生均是第一次接觸《史通》，因此，選課之初，一般同學皆反應出，類似如何準備此一課程的問題，特別是本課程強調以閱讀原典為主。基於此一考量，本課程當初規劃之際，即考慮到大學部學生需要時間，來適應這樣直接閱讀

原典的上課方式。但由於實際上課過程中，一方面必須兼顧到學生的學習狀態；一方面也希望在有限的時間內，讓學生習慣讀原典的節奏。筆者遂決定增加以課後抄寫的形式，讓學生在初期抄寫過程中，體會駢文的語感，由淺而深推進下，以進入劉知幾的史學觀點，並學習掌握其批判意識。

通過修史議題的追縱下，使學生能透過本課程所選定的《史通》篇章，具體而微的理解史書纂修之精神與方法。而進入此一階段之前，則有賴學生課後的努力，校讀與抄寫工作，則是培養學生讀原典的基本功。筆者發現，經過數週後，課堂上請學生各自發表最近的讀書進度時，學生均樂於反應其對抄書的收穫。此一看似煩瑣之事，卻對學生的解讀能力，發揮相當大的作用。找到閱讀的成就感後，學生也就更願意自行上圖書館翻閱工具書。學生的學習與反應，到了學期中更有明顯的進步，這也連帶的說明了，必須要有較長的時間引導學生進入原典的世界，而抄寫與校讀的工作，則是課堂導讀之外，一相當重要的練習。學生將抄書的筆跡，張貼於教學網站上，作為學習過程之紀念，請參考如下網址
<http://blog.yam.com/fguhistory/article/18013104>

在學生實際進行抄寫、校讀的過程中，有助於產生學習的成就感，尚有學生運用毛筆及鋼筆進行抄寫，來比較書寫與閱讀的感受差異。學生會於課堂上針對抄寫過程中，讀不懂之處進行發問外，並私下請教博士生助理有關斷句的問題，甚至組織讀書小組來討論，更有甚者，有學生會在課堂上質疑《史通》標點本的標點問題。這些反應十足顯示了學生的進步，從一開始依賴白話本的狀態，而逐漸回歸到原典本身，並且通國自己的努力，來解讀劉知幾的語意。此一過程對於大學生而言，雖不容易，卻未必不可行，尤其是學生受到鼓勵，與相互刺激、合作下，校讀的作用，一方面成了他們用心與否的明證；另一方面也為他們奠定讀原典的基本實力，這點已表現在他們的作業討論以及課堂發言。這也是本課程的重要收穫之一。

（二）教學網站點閱率半年逾1200次

在修業人數二十人的小班經典課程中，教學網站在短短半年內逾1200次，此一結果顯示，網站設置的成效，成功地為學生與經典學習之間，建立交流與討論的平台。甚且有可能同時吸引其他有興趣的瀏覽者，進入本教學網站觀看。下述將針對本課程搭配教學網站的運用過程。

前述所言，學生初期對於《史通》文字的畏懼，加上駢文對句中，常有典故的部份，更令他們感到難解。因此，課程設計時即已考慮到，爲了克服學生的閱讀與心理障礙，一方面規定學生必須按週繳交抄寫的作業，一方面介紹圖書館工具書及網路學術資源。雙管齊下的效果，果然提升了學生的學習動力與上課氣氛。本課程注重學培養學生對於版本的敏感度，此點也反應在學生抄寫過程所注意到的版本問題，以及標點的差異。經課程引導下，學生皆有感於應勤跑圖書館，家住台北的同學，也多能趁機前往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室。由於部份工具書，以及清人乃至民國學人的重要註解本，已多見於網路資料庫及相關網址，因此利用課堂的部份時間，介紹如何查找相關學術資源，學生藉此學習閱讀原典，且不因貪快而依賴坊間白話譯本，有助於大學生提升學習潛能。

閱讀原典除了專注於文本外，同時需要學術資源與配備相佐，本課程另外安排課後由博士生助理，帶領學生至圖書館學習查找工具書，於課堂利用網路功能，介紹國內外有用的電子資料庫。除此之外，同步搭配教學網站上同學的討論內容，使課程更顯生動。歸結教學網站的使用特色有三：

- (1) **學術研討欄位下，設有學生作業討論專區，透過網站公開形式，學生可以互相觀摩同學之間不同的想法，並能有效激盪出不同的對話火花。**
- (2) **評論意見一欄，由博士生助理協同執行。博士生助理協助評閱後，課堂上會以大銀幕放映學生在網站上的討論內容，讓學生學習提問與辯論的能力，並藉以引導學生發展出閱讀原典的問題意識。**
- (3) **效果：一學期點閱率破千次**

<http://blog.yam.com/fguhitory/article/18900655>



互以評全學，大學國公學國數版，部專部內業科中學許備，不立師長師儒學（1）
·其大國經內詞不出廣國理許備 兼，其師內詞不詞之學師學訓訓

是故，從自評的角度，筆者以為此類以經典為主的課程，在設計的過程中，應多設想學生接觸古文所可能遭遇到的難題，並藉此調整上課的進度，以因應學生學習上的實際需求。原因在於，學生對於經典的心態與興趣，會相當清楚的反應在課程討論的參與上，若不積極引導學生深入文本、參與討論，則學生很容易流於敷衍的心態。因此一味的趕預期進度，希望在有限的學期課中，盡量讓學生多讀的作法，依筆者所見，似乎不適於經典課程的教學。依照學生回饋的反應，本課程進行的模式，包括抄書、心得報告、課堂回應、以及相互評論同學作業等。至於本次修課學生的學習與感受為何？有興趣的朋友不妨至教學網站上的「作業專區」上走走逛逛。

（三）營造山林與典籍的學習氛圍：經典課程搭配讀書會

實際課程的執行與當初預期的進度甚有落差，這是本課程遺憾之處，至於原因已如前所述，最主要是依據學生的學習狀況而調整，因此，導致進度的落實狀況，

與原先所預期的進度不符。本之於此，筆者認為有兩點值得補強：

其一，強化經典課程，與本系行之有年的《史記》讀書會之間的搭配性。由於本系的《史記》讀書會是以研究生為主力，間有部分大學部學生願意參加，筆者認為，透過此次以經典課程鼓勵大學生投入原典世界的實踐後，未來應更強化課程與讀書會之間的搭配。積極為系上學生營造經典閱讀的氛圍與空間，以便讓今日的歷史學生深入認識史學經典，以開創未來更多元的學術創新思考。

其次，由於本課程是以《史通》為主的經典課程，且是學期課性質。未來設計新的經典課程時，將會依照經典屬性、學生學習能力（以年級界定），讀書會潛移默化之效，以及此次寶貴的上課經驗，來規劃學期或是學年課程。相信此舉的提倡下，更有助於推廣本系學生閱讀原典的風氣。一般而言，依賴二手論著的討論是多數大一、大二學生所犯有的通病，因此，及早引導學生進入原典的世界，顯得刻不容緩。

七、 執行過程遭遇之困難：

強調經典的訓練，是佛光系所規劃的發展走向之一。自佛光歷史所碩士班創立後，沒多久，《史記》讀書會也應運而生，至今已孕育出數位公、私立大學，以及北京中國人民大學的博士生，繼續朝向史學經典的學術道路前進。此一學習風氣也吸引不少大學部學生，自願加入以研究生為主體的《史記》讀書會。基於大學部學生較少機會接受深入的經典訓練，且希望大學部學生，能儘早開始培養閱讀原典的能力，特別是以修史取向為議題核心，作為學生切入原典的著力點。

因此，筆者選定《史通》，作為申請教育部人文社會學科學術強化創新計畫之經典研讀課程。但是，由於是第一次申請經典課程計畫，部分經費因為若干執行經驗的不足，以致於未能全數用在此次經典教學的 18 週課程中，是筆者自己本身應當檢討的，因為經費代表了貴部的鼓勵，所要球與期盼者不過是希望主持此計畫者能將經費好好使用於學生的教學身上，而筆者因疏失未及時注意到，遂出現經費未能完全使用而退回的缺失，而此缺失本為原可以避免者。因此，藉由本期末報告的檢討，來說明實際執行過程所遭遇的問題。主要問題有三：

其一，邀請學者作《史通》相關講題的執行情況。本次課程未能切實執行此一部分，最主要的原因在於，原先過去所規劃的預期進度，不符合實際上課時學生的需求。由於學生對於閱讀原典，普遍存在著茫然手足無措之感。因而，筆者於課堂導讀講授時，即須花費相當時間，來克服大學部學生對於《史通》駢體文的畏懼感，同時也希望藉此課程建立新的讀書習慣。此一過程耗費相當多的課堂時間，同時也因為挑選篇章中，有諸多細節值得分析之故，遂使進度不如預期，基於此一因素，筆者決定在這學期，紮實地為大學部學生的閱讀能力大好基礎，最後取消邀請學者的部份，以打根基的教學為主，連帶也耽誤原先規劃邀請學者，在配合課程進度的情況下，進行《史通》專題演講的計劃。造成此一現象，部份反映出大學部學生，真正在接觸原典的時間與機會太少，連帶影響經典課程的步調；另一方面，或許也是因為當初以學期課為主的設計，似乎過於短暫，以致於未能考量到，學生真正進入《史通》文本所需要的準備期。

其次，經費報支問題。基於前述所言的狀況，進度不如預期下，且就耽誤了原來欲邀請學者進行《史通》專題演講的計劃。影響所及，也反映在經費的報支上，導致業務費中所包括的差旅費以及主讀費，皆未報銷，此外，報帳流程中也出現疏失，經報帳學生告知後，發現就連學校配合款的款項也全數未支用，致使經費結算表中，出現相當令人感到可惜的結果，也折損了教育部為支持經典課程而撥助款項的美意。為此疏失，筆者與相關學生及助教討論過，未來應切實落實經費報帳程序，以防止類似此次事件發生。另外，在人事編列上，當初的設計，不僅工讀生人數編列不足，教學網站的管理亦缺乏負責的同學。

其三，教學網站上的學生交流訊息過少。上課時藉由教學網站來討論學生的作業，往往能激起學生之間的交流對話情況，有助於強化學生的反思能力。然而，鼓勵學生平常多用教學網站的「留言」功能相互提問對話，卻未有切實的執行，導致網站瀏覽人次雖多，真正願意回應的人數卻不足。尚有部份學生在繳交作業方面顯得被動，或者有少數學生藉由教學網站，直接採取其他同學的說法而混成己說。如何讓學生培養深入《史通》原典的耐心，仍是經典課程一最為關鍵的問題。

九、改進建議

- (一) 提升學生課後閱讀原典的時間，畢竟課堂時間有限，須引導及鼓勵學生參加週三夜間的《史記》讀書會，藉由課程與讀書會的搭配，

俾使有興趣的學生轉相發明。

- (二) 應多鼓勵學生利用教學網站上的留言討論的方式，以增進讀書心得的交流與互動。
- (三) 經費報支方面：應落實經費款項報支，以及編列人事預算，應多考量到上課情況與課堂之外，包括報帳的需求，日後以避免類似此一疏失的發生。

此次課程，無論是實際教學方面，即針對培養大學部學生閱讀原典的歷程；或是行政層面上，經費報帳方面失誤，對於筆者而言，均是相當寶貴的經驗。藉由此次課程，筆者希望能繼續朝此一經典培育的課程邁進，期能為歷史系學生的學習狀態，源源不絕地注入新的人文經典氛圍。

十、統計表

經典研讀課程填報

計畫主持人：李紀祥				
計畫名稱：「正史纂修」取向下的《史通》經典課程				
研讀經典	開課對象	參與授課教師數	修課學生數	計畫助理
●中文經典	●大學部	男 2人	男 13人 女 7人	■博士生教學助理(■女)